

琥珀泪

HUPOLEI

悬疑考古探险搜神

李芊卓 著

传说琥珀泪乃上古神器，得它者得天下。
传说收齐九颗琥珀泪就可以打开藏有稀世珍宝的古墓——怨陵。

千年的诅咒 千年的爱恨

是谁在牵着你的手一步步走向真相？

墓中千奇百怪的机关，大漠戈壁那绮丽的风光，
上古帝王的陵墓，不知在何方的怨陵，传说中的琥珀泪……

了追寻琥珀泪的踪迹，为了解开困扰自己多年的梦境，蓝雨和师傅、师弟历尽千辛万苦，

展开了一次探墓寻踪之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琥珀国

HUPOLEI
悬疑考古探险搜神

李芊卓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琥珀泪 / 李芊卓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45-7

I. ①琥…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872 号

琥珀泪

李芊卓 著

责任编辑: 东 洋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一版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45-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1. 梦里千年，梦非梦 / 001
2. 大漠孤烟 / 007
3. 古城迷踪 / 015
4. 上古古墓 / 023
5. 死亡之虫 / 026
6. 颞颥之镜 / 030
7. 三颗琥珀泪 / 034
8. 蓝雨的身世 / 038
9. 疑似吸血鬼 / 041
10. 蝙蝠大烤 / 043
11. 殉情之都 / 046
12. 怨陵初现 / 048
13. 木乃伊童尸 / 050
14. 九婴怨阵 / 052
15. 神秘女尸 / 054
16. 远古海蝎子 / 056
17. 蜡像人尸 / 057
18. 又见故人 / 060
19. 鬼魅之眼 / 065
20. 人肤蝇 / 066
21. 地下河 / 068
22. 死亡之花 / 070
23. 查理的交易 / 072
24. 石桥 / 073
25. 天宇集团掌门人 / 077
26. 邱子卿的悲伤 / 079
27. 红色绣花鞋 / 080
28. 紫檀木棺椁 / 082
29. 冰蚕织锦 / 084
30. 神秘黑衣人 / 085
31. 黑色玫瑰 / 086
32. 宝图初显 / 087
33. 踪迹全无 / 089
34. 神秘纸条 / 092
35. 惊魂酒店 / 094
36. 塔挞老爹 / 096
37. 20多年前的故事 / 098
38. 往事如烟 / 101
39. 起尸 / 103
40. 又见慕容轩 / 105
41. 痣起 / 107
42. 未知 / 109
43. 人偶传说 / 110
44. 义庄历险 / 112
45. 怪才怪人 / 116
46. 秘密 / 119
47. 冥派 / 121
48. 阎王蛊 / 122
49. 神秘纸条再现 / 125
50. 怪声 / 126
51. 行尸阵 / 128

52. 人皮血偶 / 131
53. 蝙蝠与血偶 / 135
54. 西周古墓 / 137
55. 何门进何门出 / 142
56. 虫门 / 143
57. 蛔虫、蛔虫 / 146
58. 张狐狸是怎么死的 / 148
59. 消灭剩下的行尸 / 154
60. 凶宅传说 / 159
61. 鸮鸮老祖宗 / 162
62. 芯片 / 164
63. 赶尸 / 167
64. 猛鬼村 / 169
65. 猛鬼与奇怪的墓志铭 / 174
66. 绝代女尸 / 176
67. 棺材死人蛊 / 178
68. 乱坟地的尽头 / 179
69. 阴宅 / 180
70. 人尸塔 / 183
71. 明哥与潘艳儿 / 186
72. 百鬼社 / 189
73. 百鬼夜行图 / 191
74. 失踪的潘艳儿 / 193
75. 飞缘魔 / 195
76. 入口 / 196
77. 鸮鸮鬼话 / 198
78. 地洞 / 199
79. 发现无名古墓 / 201
80. 冻僵的鸮鸮 / 202
81. 无价之宝寒冰玉 / 204
82. 古玉传说 / 205
83. 亡灵之书 / 206
84. 发现暗门 / 211
85. 变异的七鳃鳗 / 212
86. 石像背后的秘密 / 215
87. 幻象 / 219
88. 乱葬之地 / 222
89. 老许的回忆 / 224
90. 滚动的骷髅 / 228
91. 乱炖蜘蛛 / 231
92. 木乃伊的世界 / 235
93. 羽蛇与背夫人 / 237
94. 千像之屋 / 240
95. 三幅画像 / 244
96. 女粽子的歌声 / 249
97. 兽粽 / 252
98. 发飙的兽粽 / 253
99. 昏迷的蓝雨 / 255
100. 意外的收获 / 257
101. 遭遇百鬼社 / 259
102. 小米的礼物 / 262
103. 潘艳儿的愤怒 / 264
104. 自助餐厅里的神秘人 / 265
105. 纸条上的内容 / 267
106. 天宇集团现身 / 269
107. 再入怨陵前的准备 / 272
108. 再入怨陵 / 275
109. 都是酒鬼鸮鸮惹的祸 / 277
110. 恐怖的意外 / 278
111. 宝图再现 / 283
112. 开启宝藏 / 289
113. 怨陵宝藏的庐山真面目 / 293
114. 尘埃落定 / 295

1. 梦里千年，梦非梦

午后的阳光懒懒地照在落雁市的标志性建筑——华商大厦——宽敞的露天阳台上，华商集团的几个高级白领正坐在阳台上边喝咖啡边天南海北地聊着。产业部的刘明对自己在公司里的几个死党大吐苦水：“这年头女孩子都拜金，我相亲也相了十多次，可是个个一见面就先问你房子买了吗？俗！”

销售部的王华笑笑说：“那有什么，人家很现实嘛！”

大家正说着，突然看见楼下驶来一辆奔驰跑车，王华一脸向往地看着从跑车里面走出来的美女大发感慨：“远的不说，谁能把咱们董事长的女儿追到手下半辈子就不用愁喽！”

刘明听了笑着摇摇头：“你做梦去吧，咱们董事长的女儿只怕你是无福消受啊。”

王华不解：“为什么？”

刘明说道：“她可是有名的大胆，以前有好多慕名而来的求婚者，不是被她带去蹦极吓得尿裤子，就是被她晚上带去古墓探险，吓出了心脏病。”

王华听得张大了嘴，一脸的不可思议，临了有些激动地嚷嚷：“天呀，这是女人吗？女人有这么变态吗？”说完便看向他们董事长的女儿——蓝雨，却和蓝雨那道冰凌般的眼光相撞，吓得他打了个哆嗦，手中的咖啡洒了一身。

蓝雨收回了目光，嘴角微微露出一丝不为人知的笑容，走进了华商大厦。

董事长办公室里，蓝志军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蓝雨慢慢地从嘴巴里面吐出了几个字：“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

蓝雨焦急地说：“可是，爸爸！”

蓝志军站起来，走到窗前，悠悠然地说道：“你别忘了当初你和我的约定，大学一毕业就来公司上班。你看看你哥多听话，现在在公司都可以独当一面了。你，哎！”

蓝雨撅着嘴转身离去，临出门前说道：“爸！我是我，我哥是我哥！哼，不让我去，我偏去！”

蓝志军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望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气鼓鼓地开车离去，无奈地摇摇头，露出了一丝溺爱的笑容，自言自语道：“唉，都被我宠坏了，一个小丫头迷上倒斗，跟她太爷爷一个毛病！”

说起蓝雨的太爷爷可是当年落雁市有名的摸金校尉，人称“墓中仙”。当年日本鬼子盯上了落雁市郊外玉莲山上的几座汉代古墓，于是呜里哇啦地带着军队，抓了劳工，浩浩荡荡地到达古墓，当时被他们抓来探墓的就是蓝雨她太爷爷，没想到这却恰恰把那些小鬼子送去见了阎王。蓝雨的太爷爷在带着这些小日本进入古墓后，就发现这座古墓早为盗墓者设下了极其阴毒的上古古阵——鸳鸯铜人阴阳阵。

这鸳鸯铜人阴阳阵流传于上古，现在已经失传，只在一些为数不多的典籍中零星有些记载。此阵须选一块养尸之地作为墓地，而所谓的鸳鸯铜人就是找一对同为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痴男怨女，由于不能结合双双殉情，这殉情的时间也要恰好在一年中阴气最重的一刻。可以说符合这样条件的也许几万年都遇不到一个，也难怪这样的阵法后来失传。当这对情侣殉情后就将两人分开，灌入一种可使他们尸体万年不朽的特殊药水，然后用天外陨石和青铜一起炼化的铜水为他们铸铜身，这样他们的灵魂也被永久地封印。再把他们安放在阵的两极位置上，让他们的灵魂可以互相望见对方却永远也无法靠近彼此，更无法交流。这痴男怨女生前就是因为无法长相厮守才选择了殉情这极端的办法，希望死后可以在一起，这阵法却让他们死后也无法如愿，而且还是近在咫尺的折磨，他们自然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浓重的怨气，经过上千年，这阵也就变成了世间最凶险的古阵之一。

要是在盗墓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阵，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跪下向这鸳鸯铜人各磕三个响头，并祝愿他们能生生世世长相厮守，才有可能侥幸逃脱。当时蓝雨的太爷爷进墓看见这鸳鸯铜人时就倒吸了口凉气，这时一个胖胖的日本翻译指着铜人问蓝雨的太爷爷：“这是什么东西？”蓝雨的太爷爷忙说：“太君，你们运气太好了，这是汉代时皇帝希望成仙而铸的仙人，他们的脚下说不定埋有玉玺呢！”这些日本人一听可能有皇帝的玉玺，一下子发疯似的冲向了那两个铜人，紧接着就是一阵阵鬼哭狼嚎的惨叫，没过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了一堆尸体。蓝雨的太爷爷见状忙跪在地上向两个铜人各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子孙不孝，惊扰了祖宗，可如今国难当头，外敌入侵，杀我国人，辱我先人，也是不得已为之，请放不肖子孙一条生路。”说来也怪，蓝雨的太爷爷说完这番话后，就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已经跪在了山脚下，后来回家没多久便听说那次去挖汉墓的日本鬼子没一个活着出来。

又过了几年，有人找到蓝雨的太爷爷，去新疆挖一座上古时期的墓，据说这座墓是上古帝王颞项的墓。蓝雨的太爷爷对此一直就很感兴趣，就答应了下来，去了新疆，结果却从此了无音讯。后来蓝雨的太奶奶死活也不让蓝雨的爷爷再入这一行，而是让他经了商，可谁又能想到，多年后蓝雨却又对盗墓如此痴迷，光她太爷爷留下的那些盗墓方面的古书秘籍她就读了不下十遍。

其实蓝雨并不是天生爱冒险，只是因为那个从小就困扰她的奇梦。梦中，蓝雨置身于一座古墓，浓重的悲哀环绕着她，古墓中一位身穿白裙、黑发垂地的女子背对着她。许久，那女子慢慢地侧过身来，只一个侧面，蓝雨就可断定这女子一定生得倾国倾城。

“这是哪里？”蓝雨看着那白衣女子愣愣地问。

“怨陵。”女子幽幽地回答。

“你又是谁？为什么我总是梦见你？”蓝雨迫切地追问。

“唉……”那白衣女子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这叹息之声似来自九天之上，似来自九泉之下，让蓝雨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一滴晶莹剔透的泪滑下，蓝雨似乎能够听到那泪水落地的声音。不知为何每当那女子哭的时候，蓝雨的眼眶也湿润了，心中充满着悲伤。可每到这个时候，蓝雨就会惊醒，发现被角已被自己的泪水浸湿。

自己为什么总做这样的梦？自己和梦中的女子有着怎样的关系？那个女子在向自己暗示什么？是让自己去找她？怨陵真的存在吗？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蓝雨。于是，大学时蓝雨选了考古专业，毕业后更是痴迷于各种古墓的探险。

而她的这个怪梦也在一个初夏的夜晚发生了改变。

恍惚间蓝雨又来到了古墓，那白衣女子又背对着她。

“你来了！”白衣女子天籁般的声音传来。

“你！又把我带到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去找琥珀泪。”白衣女子缓缓地说出这几个字。

“琥珀泪？那是什么？”蓝雨不解地问。

那白衣女子微微侧身，忧伤地看了看蓝雨说道：“去吧，这千年的纠缠，找到它一切就明了了！”

“我到哪里去找？你……”蓝雨心中正有成千上万的问题迫切地想问这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可就在这时，蓝雨发现整个古墓突然消失了，自己被卷进一片白光，四周都是撕裂肺的哭喊声，紧接着蓝雨惊醒，这时客厅的时钟正好当当地敲了起来，蓝雨打了个哆嗦，一看表，正好是午夜12点。

晨光熹微，落雁市的大街小巷刚刚从美梦中苏醒过来，蓝雨的跑车无声无息地穿过大街小巷，向着邱子卿的住处驶去。

邱子卿是个精通历史、哲学、天文地理，看上去又极为儒雅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小老头。虽然已经60多岁了，可是颇懂养生之道的他看上去也就四五十岁的样子。邱子卿在落雁市一商业区里开了家名为七世缘的茶馆，里面装修得古香古色，颇有诗意。

但是邱子卿的真正身份并不是茶馆老板，而是一个在盗墓这一行里赫赫有名的土夫子，人称墓中仙，他开茶馆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另外他还收了个经常给他插点小姜子的徒弟——穆小米。

穆小米是计算机系毕业的，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娃娃脸，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家计算机公司的小白领，可他却是邱子卿的爱徒，年纪轻轻的就得了邱子卿的真传，除了因为嘴损经常被邱子卿扁之外，还是学了不少邱子卿的真本事。

蓝雨与邱子卿和穆小米偶遇在一个清代古墓，那是清朝一个不知名的土财主的墓地，当蓝雨走进主墓室的时候，见到邱子卿和穆小米两个人跪在地上，神情诡异，嘴里发出阵阵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阴笑。最可怕的要数邱子卿，他那时边阴笑边拿着一把匕首在自己的胳膊上一刀一刀地割，鲜血流了一地却全然不顾。蓝雨上去就给邱子卿和穆小米一人一脚，这一脚来得可真及时，一下子把那两个人从虚幻的世界中给拉了回来。原来那天邱子卿带着自己的宝贝徒弟进墓倒斗，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没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了主墓室。当时也怪邱子卿大意，觉得就一个土财主的墓，也不会有太多的机关埋伏，撑死遇到个老粽子，用几个黑驴蹄就能解决。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们踏进主墓室的时候，看见正前方有幅壁画，看了几眼邱子卿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壁画看似平常，只是画着墓主生前饮食起居之类的场景，可墓主眉间却画了一个怪异的图腾，似一团燃烧的火焰又像一个红色的骷髅。邱子卿发现自己的神志开始模糊，他在心中暗叫不好，可为时已晚，邱子卿和穆小米都陷入了迷幻之中。

俗话说：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别看邱子卿纵横倒斗了30多年，可还是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大意差点儿丢了老命。其实原因就出在墓主眉间的那一怪异的图腾，这图腾叫摄

魂图，传于西周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了，只要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看了它，人的精神就会涣散，进入一种幻境，然后一步步走向不归之路。这是墓主专门为盗墓的准备的，进入幻境的人往往会被产生的幻象引诱得自相残杀或者拔刀自杀。邱子卿没想到这个清代不起眼的土财主墓里面居然有这样邪乎的东西，幸亏当时被蓝雨歪打误撞地给救了。这之后蓝雨就和邱子卿成了忘年交，蓝雨见邱子卿见多识广而且又是倒斗行里数得着的行家，索性拜邱子卿为师。收这样一个漂亮聪明的徒弟邱子卿当然开心，可穆小米却有一肚子苦水说不出来，蓝雨年龄比他小好几岁，拜师也比他晚，可蓝雨这鬼丫头非要穆小米叫自己师姐，最后在师傅的“淫威”之下，穆小米只能委屈地叫这小丫头一声“师姐”。

蓝雨的车在一座四合院门前停下，已是初夏时节，院门外两棵海棠树更加葱翠茂盛。蓝雨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邱子卿才磨磨蹭蹭地打开门。

邱子卿一看门外是蓝雨，一愣：“这么大清早的，你这鬼丫头又来搞什么鬼？”

蓝雨看也不看邱子卿径自往里面走去，进了客厅，毫不客气地往邱子卿最宝贝的紫檀木雕花太师椅上一坐，绷着脸，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我又梦见她了。”

“那个白衣女子？”

“嗯，怨陵、白衣女子。昨天晚上在梦里，她让我去找琥珀泪。”

邱子卿一听，表情有些紧张，他严肃地看着蓝雨问道：“琥珀泪！你从哪里听来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蓝雨疑惑地看着邱子卿说：“就是那个白衣女子告诉我的呀，难道真有这种东西？”

邱子卿走到窗边叹了口气吟道：“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然后看向蓝雨问道：“这几句诗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是唐朝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里面的诗句。”蓝雨飞快地说了出来。

邱子卿点点头继续说道：“传说这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刘彻所建，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异常雄伟。后来魏明帝时想将它拆离汉宫，运往洛阳，欲立置前殿。可当官官拆盘的时候，那金铜仙人却突然潸然泪下，因故被留在霸城。”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这和琥珀泪又有什么关联呢？”蓝雨好奇地问道。

“你知道汉武帝一生最难释怀的女人是哪一位？”

“卫子夫？”

邱子卿笑着摇摇头：“卫子夫只是他众多宠妾中的一个，而最让他念念不忘、痛断肝肠的则是李夫人。”

蓝雨不解地看着邱子卿问了一句：“李夫人？难道就是《北方有佳人》中唱的那个倾国倾城的李夫人？”

“是的，就是那个李夫人，她的哥哥李延年，能作曲、能填词也能编舞，要在今天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生的艺术人才，而李夫人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和她哥哥一样精通音律，长袖善舞，可惜早年流落风尘。汉武帝自幼喜欢音乐与歌舞，当时李氏的兄长李延年是汉宫内廷音律侍奉。一天，李延年为汉武帝唱新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了以后问，果真有如此美貌的佳人吗？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延年的妹妹貌美超人！’汉武帝连忙召其进宫，宠幸无比。可惜好景不长，李夫人后来得了重病，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这让汉武帝悲伤无比，终日对李夫人念念不忘。”

蓝雨听后幽幽地说道：“红颜多薄命，人往往都是这样，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要是李夫人像汉武帝那众多妃子一样在皇宫中慢慢变老，肯定有一天汉武帝也会对她失去兴趣。”

邱子卿点头称赞：“小丫头，你看得很透彻啊！不过后来又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就在汉武帝日夜思念着李夫人的时候，有个方士李少翁对汉武帝说他能够把夫人请回来。汉武帝十分高兴，遂让李少翁入宫施法术，李少翁要了李夫人生前的衣服，准备净室，中间挂着薄纱幕，幕里点着蜡烛。果然，通过灯光的照映，李夫人的影子投在薄纱幕上，只见她侧着身子慢慢地走过来，一下子就在纱幕上消失了。实际上，李少翁是表演了一出皮影戏，可汉武帝看到李夫人的影子反而更加相思悲痛起来。后来汉武帝已经不满足只在薄纱幕上见到李夫人的影子，他要李少翁将李夫人招来陪伴自己。李少翁就对汉武帝说：‘李夫人早就成仙，不是说请就能请来的，要真的想请她来，就得搭建一个莲花露台，然后在露台的四周建造金铜仙人，手托露盘，露台中间放置夫人生前最喜爱之物。只要陛下早晚焚香祷告，若真的心诚，李夫人必来陪伴陛下左右。’这本是李少翁编出来的瞎话，可没想到汉武帝却相信了，马上命人去建造露台。”说到这里邱子卿故意捋了捋山羊胡子，笑呵呵地问蓝雨：“你可知道当时汉武帝把什么放在了露台中央？”

蓝雨摇摇头：“不知道，总不会是他自己的玉玺吧？”

“琥珀泪。”

蓝雨听了以后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什么？琥珀泪？”

邱子卿点点头：“相传李夫人最喜琥珀，汉武帝就投其所好，派人在民间遍搜上好的琥珀，其中有一串琥珀项链最受李夫人喜爱，项链上一共九颗琥珀，颗颗晶莹润滑，形状犹如欲滴而落的泪珠，那李夫人见了以后爱不释手，天天戴在身上。”

“既然李夫人这么喜爱琥珀泪，为什么她死后不用来陪葬呢？”

“据说这琥珀泪是受了诅咒之物，李夫人的死也是因为戴了这琥珀泪所致。这琥珀泪不知是被哪个盗贼从一座古墓中盗出。当时汉武帝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很是恼火，可李夫人并不在意，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你想这样的一串项链还有可能跟随李夫人下葬吗？”邱子卿反问道。

蓝雨点点头，又问：“师傅，你知道这项链到底受了什么诅咒吗？”

说起项链的诅咒，邱子卿一下子变得沉默。正在这时，门外又传来了一阵毫无节奏的敲门声，伴随着穆小米的大呼小叫。

门一开，只见穆小米满头大汗地背着一个大包进来，气喘吁吁地对邱子卿说：“师傅，你让我准备的東西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新疆？我去订机票。”

“新疆？你们要去新疆？”蓝雨疑惑了。

穆小米点点头说：“那是，师傅在新疆发现宝贝啦！据说是上古某个帝王的墓呢！”

蓝雨撅着嘴说道：“好啊，师傅，你太不够意思了！还敢背着我！”

邱子卿叹了口气：“这又不是去旅游，那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这可是赌上自己的命啊，就连小米我都不愿意他陪我去呢！”

穆小米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怎么行，我可是您老的得意弟子！再说像我这么英俊潇洒又勤奋好学的人才，去上古墓怎么能没有我在场呢！”

蓝雨和邱子卿听了无奈地相互对视了一眼，穆小米这个贫嘴烂舌的毛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

“师傅，你也带上我吧，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嘛！”蓝雨摇着邱子卿的胳膊央求道。

邱子卿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听了你的梦后，就是你不说我也要带你去！”

“这又是为什么？”蓝雨有些不解。

“因为你和琥珀泪有缘。”

“琥珀泪？师傅，难道你这次是为了琥珀泪？”蓝雨心中一惊忙问邱子卿。

“是啊，本来我并不愿意多说我们家族的事情，我们邱家和琥珀泪也有些渊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找它！”

穆小米挠挠头：“哎？师傅，你找这个东西干吗？以前从没听你说过嘛！”

“为了解开诅咒！”

“诅咒？”蓝雨和穆小米异口同声地脱口而出。

邱子卿一弯腰，默默地把左腿的裤子挽起来，一块铜钱大的胎记赫然出现在蓝雨和穆小米的眼前。

“胎记？”蓝雨不解地问，“师傅？这不就是块普通的胎记吗？”

邱子卿苦笑道：“你再仔细看看。”

蓝雨凑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那胎记中居然有张诡异的人脸，那双邪恶的眼睛盯着蓝雨，嘴角微微向上翘着，露出一丝阴毒的微笑，吓得蓝雨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战。

“看清了吧！”邱子卿苦笑着把裤子放下继续说道：“这是我们家族的诅咒。当年乱世，我爷爷被逼无奈走上了盗墓这条路，后来还干出了些名堂。在我爸爸很小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几个神秘的商人，他们给我爷爷看了张藏宝图，还告诉我爷爷日本人也盯上了这座古墓，而且这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上古帝王颧项的墓，里面有很多稀世珍宝。我爷爷不想让这些国宝被日本人占了，就和这些神秘的商人去了新疆，过了三个月，一天早上，我奶奶一开门，就看见浑身是血的爷爷倒在家门前。当时爷爷已经快断气了，临死前交给我奶奶一张地图说：以后他的子孙恐怕都要受到诅咒了，要是孩子们身上有人脸胎记，就让他们按照这地图寻找琥珀泪，只有找到琥珀泪才有可能解开诅咒。后来但凡我们家族的男人如果身上有这样的人脸胎记，到了66岁生日的那天，都会浑身血流不止，直至死亡。女人身上有这样胎记的，一辈子不能生育。”

“到现在你们还是没有解开？”蓝雨万分震惊，看着邱子卿急切地问道。

“没有！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父亲死时痛苦的一幕。”邱子卿说到这里有些哽咽。

蓝雨发现邱子卿的眼角似乎有些晶莹的东西在闪动，心中更加难受，心想：原来师傅活得如此痛苦。蓝雨刚想安慰邱子卿几句，突然想到了什么，激动地问道：“师傅，你刚才说你的爷爷是去找上古帝王颧项的墓？”

“是啊。”

蓝雨身体微微有些颤抖，缓缓地坐在了椅子上，嘴中喃喃地说：“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穆小米看见蓝雨这傻呆呆的样子，有些担心地问：“哎，大小姐，你没事吧？”

蓝雨看着邱子卿有些忧伤地说：“听我爸爸说当年我太爷爷也是去新疆后失踪的，据说也是为了寻找颧项墓。”

“你太爷爷？难道？难道你的太爷爷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墓中仙蓝云峰老先生？”

“是啊，只可惜……”

“难怪，难怪！”邱子卿兴奋地感叹道，“难怪你能梦见琥珀泪！看来真是找对人了！”

有了你，找到琥珀泪的把握又多了几成！”

穆小米指着蓝雨冲着邱子卿嚷嚷：“不会吧，师傅，像她这样的猛女怎么会跟琥珀泪

有关系？”

“这你就不懂了，琥珀泪是天地间孕育出的有灵性的宝物，并不是任何一个凡夫俗子都能感觉到的。传说琥珀泪诞生于上古凤凰涅槃之地，那里有九棵万年老松，凤凰涅槃时，凤凰神火将这些老松烧着，最后只剩下九颗似泪珠一样的琥珀。传说得九颗琥珀者可聚天地之灵气获得不死之身，还有的传说得到琥珀泪之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但琥珀泪只与有缘人相遇。小米、丫头，三天后，我们就去新疆！”邱子卿兴奋地对大家宣布了行动的时间。

三天后，飞机上，蓝雨望着窗外的层层云海，恍如隔世。说来也奇怪，自从决定去新疆后，蓝雨这几天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难道怨陵真的在新疆？

2. 大漠孤烟

晴空万里，风热辣辣地吹着，放眼望去满眼黄沙，慕容轩放下望远镜，望着这无边无际的大漠长长地舒了口气。

“少爷。”一个留着长发、面容俏丽、身材高挑的红衣女子走到慕容轩跟前。

“好你个潘艳儿，居然跟踪我！”

潘艳儿面无表情地看着慕容轩来了句：“我并没有跟踪你，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老爷说过，要我保护你。”

慕容轩发出一阵冷笑：“保护我？我一个大男人要你保护？笑话！监视吧？”

“少爷，我们来新疆不是游玩的，已经好几天了，你整天在街上闲逛，还是快去把老爷吩咐的事情做完吧！”潘艳儿没有回答慕容轩的质问，只是冷冰冰地提醒了他一下。

慕容轩听了极为不满，丢下一句：“你管的事情也太多了！”说完转身朝旅馆走去。其实慕容轩也说不清楚自己在等什么，来的时候父亲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要找到且末古城的遗址，就能找到上古的古墓，而最新得到的可靠消息，且末古城就在扎滚鲁克古墓的附近，可冥冥中是谁安排了什么？一来到新疆慕容轩就觉得有种异样的感觉，说不清是苦涩，是欣喜，是悲伤，还是孤独……这让从小就能力极强又非常自负的他突然感觉有些六神无主。

且末县，木孜塔格宾馆，穆小米背着大包小包，累得气喘吁吁地跟在穿着一身休闲装的邱子卿和蓝雨身后。

蓝雨边走边不时回头冲着穆小米嚷嚷：“我说师弟，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身体素质这么差啊？快点走！”

穆小米此刻早在心里骂了蓝雨几百遍：这大姐真是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我慢？你背这么多东西试试！所有的行李都让我一个人背！

一走进宾馆，穆小米就赶忙跑到服务台，屁颠屁颠地对服务员说：“我们要订三个房间。”

服务员不好意思地笑笑：“实在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有两间空房。”

一旁的邱子卿不解地问：“我们之前打电话预订过房间，怎么会没有呢？”

服务员听了一脸抱歉地说：“本来我们是给留着的，可在你们来之前来了个挺怪的客人说订两间房只住两个晚上，可是到现在都三四天了 he 也没走，我们也不好赶他走。你们

看就是那个人。”说到这里，服务员突然指着走进来的慕容轩小声对邱子卿等人说。

当看见慕容轩的一刹那，蓝雨的心中立即涌上了一股淡淡的哀愁。

“就两间房，怎么住啊！”邱子卿不满的嘟囔声在蓝雨耳边响起。

“这还不简单，我自个住一间，您老人家就委屈一下和小米住一起啦！”蓝雨调皮地对邱子卿说。

“可是，小米的臭脚……”还没等邱子卿说完，穆小米就笑呵呵地冲着邱子卿贫开了。

“我说师傅啊，我这臭脚是天生的，爹娘给的没办法啊！你要是不想和我住也行啊，走廊里打张地铺啊！”

“臭小子！”邱子卿边骂边把钥匙丢给穆小米，“再给我贫，让你睡走廊！”

穆小米冲蓝雨吐吐舌头，拿起钥匙朝房间走去。

蓝雨跟在穆小米的身后，低头想着心事，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撞上了什么东西，抬头一看，正对上慕容轩冷冷眼神。一瞬间，蓝雨似乎觉得一股熟悉而又沧桑的气息从时空的另一边迎面扑来。

慕容轩盯着眼前一脸迷茫的蓝雨，心中升起了一股挥之不去的哀愁。蓝雨也愣愣地盯着慕容轩，两个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

“喂，师姐？你发什么呆呢？”穆小米懒懒的声音好像跨越了千年，传到了蓝雨的耳朵里，把蓝雨一下子从发呆中拉回到了现实世界。

“对……对不起。”蓝雨脸一红，忙低下头，语无伦次地道了声歉之后马上就逃之夭夭。

穆小米一脸坏笑地看着蓝雨：“哎，我说师姐啊，遇见帅哥了吧！没想到你也有脸红的时候！”

蓝雨见穆小米这么大声嚷嚷，脸一下子变得更红了，连忙拉着穆小米的衣服小声说：“别叫那么大声，小心被他听到！”

穆小米朝慕容轩那边望去，看见一身红衣的潘艳儿正扭着小蛮腰朝慕容轩走去。

穆小米指着潘艳儿小声对蓝雨说：“师姐，看来你没戏了，你看人家是一对的，八成是来度蜜月的！”

蓝雨一听火了，抬腿就是一脚，踢得穆小米“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师姐，我知道你散打不错，跆拳道也是市里的冠军，可你没必要拿我开练啊！我不就是看你刚才看那家伙的眼神比较花痴嘛！”

蓝雨听了，柳眉一挑，冷冷地问：“什么？我花痴！你给我去死吧！”说着一阵“血雨腥风”向穆小米袭来。穆小米杀猪一样的号叫声在走廊中响起，只见他连滚带爬地逃回了房间。

蓝雨打走穆小米后，觉得心烦意乱，她打开房门，走进房间，将行李随手往地上一丢，一下子躺到了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恍惚间，蓝雨看见辉煌华丽的大殿上，一个身着华丽的玄色朝服、头戴冕冠、器宇轩昂的男子正端坐在龙椅之上，在他身边坐着一个身穿浅粉燕尾褂衣、病恹恹的女子。殿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文武百官。

蓝雨细看那女子，不由得打了个冷战，那女子分明就是怨陵中的白衣女子。只见她清秀的脸上愁容满布，两弯似蹙非蹙的柳叶眉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满是泪水，正呆呆地望着大殿下文武百官中一个身穿赤色菱纹朝服的男子。

蓝雨还想细看，见那女子突然转头看向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上居然没有五官，与此同时，那满朝文武突变成无数干尸，向蓝雨扑来，蓝雨吓得大叫起来。猛然一睁眼，发现自

己出了一身的汗。

蓝雨站起来，走到窗边，发现已经到了傍晚，一轮猩红的太阳，正斜斜地挂在天边，远处大片的胡杨在时光的流逝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诡异。蓝雨隐隐地觉得这次新疆之行一定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蓝雨正想着，身后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师姐！吃饭啦！快出来吧。”

蓝雨刚打开门，就发现穆小米和邱子卿已经站在了门口。

穆小米兴高采烈地对蓝雨说：“师姐，师傅今天大放血啦，答应请我们去吃烤全羊！”

蓝雨一听，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走到邱子卿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师傅，不会吧，你平时不是挺鸡贼的，怎么今天这样大方？”

邱子卿郁闷地小声对蓝雨说：“还不是因为你师弟啊！我要是不答应请他吃烤全羊，他就死活都不肯用肥皂把他那双臭脚洗洗。”

蓝雨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指着邱子卿说：“哈哈，师傅你也有管不了小米的时候啊！”

“哎呀，快走吧，我都饿死了！”穆小米在一边焦急地催促着他们，于是三人便走出了宾馆，刚要往一家挂着新疆特色菜招牌的饭店里走，邱子卿却一把将蓝雨和穆小米拉到了饭店门口的石狮子后面。

蓝雨郁闷地问：“师傅，你干什么？”

邱子卿连连摆手：“小声点！看那边。”

蓝雨和穆小米顺着邱子卿指的方向望去，一辆悍马上下来了四个彪形大汉，其中为首的一个穿白T恤、蓝牛仔褲的男子边打电话边走进了饭店。

“天宇集团的人！”穆小米低声说道。邱子卿点点头：“是他们！”

蓝雨不解地看着邱子卿和穆小米：“你们，你们在说什么啊？”

穆小米小声对蓝雨说：“刚才从那辆悍马上下来的四个人，是一个跨国文物倒卖集团的成员。”

“文物倒卖集团？你们怎么会知道的？”蓝雨继续追问。

“这个你就别问了。”穆小米口气严肃地对蓝雨说。

蓝雨拿眼睛白了穆小米一下，心想：呵！小子，敢在你师姐面前拽，不想活了？刚要发作，突然发现穆小米一脸从未有过的严肃，一刹那，蓝雨觉得穆小米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们也来新疆了，看来有好戏看了。”邱子卿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师傅，难道他们也是为了且末古城来的？”穆小米问邱子卿。

“八成是，真是属苍蝇的，闻着点味就钻来了。”邱子卿阴阴地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静观其变！走，跟进去看看！”邱子卿说着带着大家走了进去。

邱子卿等人在离四个彪形大汉不远的一处僻静的角落坐下，三人草草点了几个菜，埋头吃了起来，可眼角的余光却始终锁定那四个彪形大汉。

只见那四个人点了很多新疆的特色菜，满满地摆了一桌子。他们也不用筷子，伸手抓起羊腿羊排的就啃，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蓝雨看了他们的吃相以后，吐了吐舌头悄悄地对邱子卿和穆小米说：“你看他们的吃相，好像是饿死鬼托生的。”

穆小米一脸严肃地对蓝雨说：“别说话，吃饭！”

虽然蓝雨对穆小米说话的态度极为不满，可她也发觉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就默不作声地竖起耳朵听着天宇集团那几个人的谈话。

“哎，你们说老头子说的话准吗？这且末古城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找到，就凭他的一个电话，就让兄弟我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受罪！”一个身穿黄色T恤、胳膊上文着青龙白虎的大汉，叼着根烟，斜着眼对自己的同伴说。

那个穿白色T恤的男子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拿手背抹了下嘴，不满地对穿黄色T恤的男子说：“阿彪，你的老毛病就是不改，这张臭嘴！老板们的事情要我们管吗？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阿彪不满地摆摆手说：“我说明哥，你现在刚当了个小头就开始瞧着兄弟不顺眼啦？那老头子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次假消息了？哼，我们这大半年白跑了好几趟！”

明哥抓了块羊排边嚼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老板就相信老爷子，他都不去怀疑老爷子你咸吃萝卜淡操什么心啊？”

“就是啊，那可是传说中上古帝王的陵墓，要是这么好找，早就被人挖平了，还轮得着我们？”旁边一个穿花格子衬衫的男子插话。

明哥一听这话，脸色一沉，低声狠狠地训斥道：“阿华！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管好自己的嘴！”

阿华也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把头一低，老实地吃起菜来。

邱子卿听到这里，冲穆小米使了个眼色，穆小米会意地点了下头，站起来，抄起桌上的一瓶啤酒，猛地往嘴里灌了几大口，晃晃悠悠地朝天宇集团那几个人走去。

穆小米迈着八字步，一摇三晃地来到阿彪跟前，突然身子一歪压在了阿彪身上，顺势用手搂住阿彪的脖子，手一下拉住了阿彪戴在脖子上的金链子，边拉边含糊不清地说：“好妹妹，你怎么不陪哥再喝几杯啦？来，喝！喝！”

阿彪一把把穆小米推开，腾地站起来，破口大骂：“妈的，哪来的野小子，敢在你爷爷头上动土？”

穆小米嘴巴一咧，冲着阿彪吹了口气，晃悠着说：“嘿嘿，好妹妹！哥哥我想死你了！”说着又一把把阿彪抱住，“来香一口。”撅着嘴就要亲阿彪。

阿彪脸气得通红，使劲把穆小米推开：“妈的！找抽啊！”说着抡起拳头来就要打穆小米。邱子卿见状赶忙走上去，扶住穆小米连声对阿彪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边说边指着坐在远处的蓝雨对穆小米说：“说你喝多了你还不承认，你的好妹妹不是在那边坐着吗？到人家这里捣什么乱？”

穆小米抬头朝蓝雨坐的地方望去，嘴巴一咧，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撅着嘴巴：“噢，好妹妹！好妹妹！来香一口！”说着就要朝蓝雨扑过去。蓝雨听得额头冒汗，鸡皮疙瘩落一地，心中暗骂：臭小子，等下扁不死你！

“想走！没门！”阿彪一下子揪住了穆小米的衣领，依旧不依不饶，还要揍穆小米。

“阿彪！行了！”明哥呵斥了阿彪一声，走过来一把把阿彪拉住说，“人家又不是故意的，男人有几个没喝醉过？你这暴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

阿彪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个不停。

邱子卿见状赶忙架着穆小米冲着蓝雨喊了声走了，就往门外走去。

邱子卿架着穆小米在大街上走着，蓝雨跟在后面，要不是今天亲眼看见，蓝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个臭屁师弟还有这本领，演得还挺像，混个三流的演员当当应该没多大问题。

“好不容易来一趟新疆，不如让你们去逛逛吧。”走了一会儿，邱子卿突然来了一句。
“那感情好！我去也！师傅晚上见！”穆小米说完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邱子卿无奈地摇摇头，对蓝雨说：“走吧，咱们也逛逛。”

蓝雨疑惑地问：“师傅，刚才那几个人？”

“没事，我都安排好了，晚上回去再细说，这人多口杂。”说完邱子卿悠然自得地逛起了且末的集市。

集市上，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有不少来此地旅游的旅客穿梭在其中。到处都是卖新疆工艺品的小摊，琳琅满目的牦牛头、羊头工艺品，花花绿绿的新疆小帽，美不胜收的羊绒提花围巾披肩，价值不菲的和田美玉，看得蓝雨眼花缭乱，身穿新疆民族服装的胖大妈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游客。突然，蓝雨被人流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所吸引——慕容轩！

看着慕容轩蓝雨心中又涌起了一股难以控制的悲哀，这悲哀让蓝雨终于体会到了肝肠寸断的含义。她呆呆地站在原地，周围嘈杂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就连邱子卿走远了她也全然不知，一行清泪缓缓地滑落。

慕容轩也在人群中发现了盯着自己发呆的蓝雨，他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朝蓝雨走过来，问：“小姐？我们认识吗？”

蓝雨没有回答他，蓦然间，慕容轩发现蓝雨已经泪流满面。这下慕容轩有些慌了手脚，要知道从小到大他最怕见女人哭。

“小姐，你怎么了？”

蓝雨望着慕容轩，轻轻叫了声：“九哥。”眼前一黑，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无边无际的黑暗，突然一道白光一闪，一阵古朴幽雅的乐声从箜篌中传来，大殿之上，蓝雨又见到了自己梦中曾见过的那个面容英俊、器宇轩昂的男子。此刻他正斜卧在榻上，欣赏着大殿中的歌舞。“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曲声悠悠，一清丽曼妙的女子，穿着淡蓝色的曲裾，外罩白色纱质燕尾褂衣，随着歌声翩翩起舞，真是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璫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一曲毕，满座喝彩。那白衣女子对着大殿上的男子盈盈下拜。

男子面带喜悦，站起身来，走下殿来，来到那绝色女子面前，拿手轻轻地抬起女子的下巴说：“抬起头来，让朕好好看看！”

蓝雨突然发现，此时自己变成了那献舞的女子，男子的一只手正轻轻地捏着自己的下巴。

蓝雨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猛然发现站在自己眼前的不是什么英俊男子，而是一具酱紫色、面容狰狞的干尸，它那干枯的手正掐着自己的脖子，嘴里发出阵阵冷笑。

“啊！”蓝雨一声惨叫，从梦中惊醒。她这一叫把正坐在床边细细观察她的慕容轩吓了一跳。

在集市上，慕容轩与蓝雨不期而遇却又莫名其妙地晕倒在慕容轩的怀中，他只好把蓝雨抱回了宾馆，让潘艳儿去请医生，自己则守在蓝雨身边。

可当他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蓝雨时，一下子陷入了淡淡的悲伤与苍凉之中，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和蓝雨在何处见过，似乎彼此的生命中都有对方的印记，只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才浮现出来。

蓝雨一睁眼，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这比她刚才梦见干尸还要恐怖！

“啊！啊！”接连几声超过 100 分贝的尖叫，差点儿没把慕容轩变成聋子！接着就是一阵拳脚打来，慕容轩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蓝雨本来十分白净的脸上因为气愤变成了红苹果，她顺手抓起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顶着慕容轩的喉咙，咬着牙，狠狠地问：“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怎么会在这里？”

慕容轩一听这话，突然给气乐了：“你还问我为什么？我还想问你呢！好好的在大街上盯着我突然晕倒，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蓝雨有些不相信地问：“就这些？”

慕容轩很无辜地点点头：“就这些。”

突然门一开，传来一阵潘艳儿的惊呼声：“天呀！少爷！”潘艳儿看着蓝雨气急败坏地叫着，“你快放了少爷，是他救了你，他还叫我去请医生，哎，医生呢？”潘艳儿朝身后望去，连个影儿也没看见。原来，潘艳儿一开门，医生就看见蓝雨拿刀顶着慕容轩，这医生一向胆小怕事，一见这场景，早就逃之夭夭了。

蓝雨见潘艳儿不像撒谎的样子又问：“这是哪里？”

“宾馆，木孜塔格宾馆。”

蓝雨一听自己就在自己住的宾馆里，于是就放开了慕容轩，用刀子指着慕容轩和潘艳儿说：“你们，你们都别过来啊！”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

慕容轩在后面冲着蓝雨的背影大喊：“哎，别走啊，我叫慕容轩，你叫什么名字啊？”

蓝雨气喘吁吁地跑到自己房间门口，心像头小鹿咚咚乱跳。这时邱子卿和穆小米也满头大汗地从外面赶回来。邱子卿一见蓝雨；终于松了口气，对蓝雨说：“我的小祖宗啊！你跑哪里去了？我跟小米都急死了。”

蓝雨支支吾吾地说：“我，啊，我刚才光顾着看小摊上的工艺品，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迷路了，现在刚摸回来。”

穆小米故作惊讶地叫着：“哎呀，师姐啊，原来你也会迷路？我和师傅还以为你被人贩子拐走了呢！”

蓝雨尴尬地笑笑说：“哪有的事，哎，师傅我还要问你们呢，今天在饭店你和小米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邱子卿一听，转身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说：“走，里面说去。”

一进屋，邱子卿就问穆小米：“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穆小米一屁股坐在床上，满脸自信地说：“放心，没问题，目前他们还没什么动静，正在酒吧找小姐呢！”

邱子卿捋了下自己的胡子，点头说：“很好！盯紧点，他们肯定马上就会有动作。”

穆小米和邱子卿的这番对话，更让蓝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师傅，你们这到底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啊？”

邱子卿笑笑：“今天小米给我们演了出好戏啊，他在和那个天宇集团的人亲密接触的时候把 24 小时全息跟踪器放在了那个叫阿彪的身上，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穆小米郁闷地说：“师傅你就别提‘亲密’两字了，一想起来我就要吐！”

蓝雨疑惑地问：“我们监视他们干吗？”

邱子卿叹了口气说：“天宇集团出现在这里真不是件好事！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国际盗卖文物的集团，我们很多古墓都被他们盗过，好些国宝级的文物都被他们卖给了外国人，